

爲戴笠先生白謗辯誣 (一續)

質魏大銘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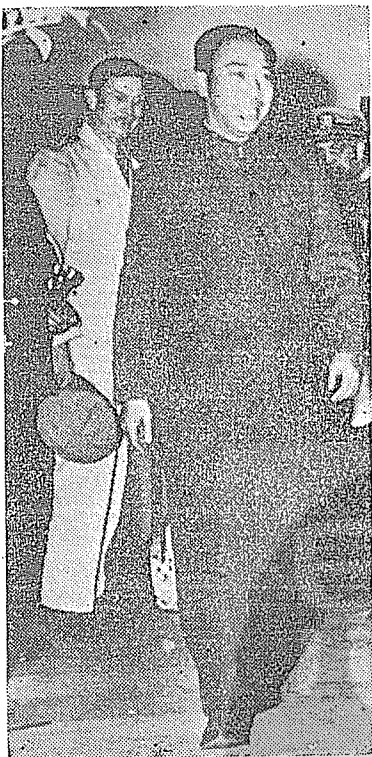
毛鍾新

你說評述事功，却直接作人身攻擊，除了指桑罵槐的冷嘲熱諷：「確是十分神氣」，「諒必甚爲得意」以外尚堆砌了潑婦罵街狀的謾罵，如「沒落」、「自瀆」、「自貶」、「自窮」之類。大家有以爲很嚴重，商量籌訴訟費，請律師，要戴先生在台嫡孫，向法院控告你誹謗。

也有人主張息事寧人，我也算其中之一，並不是我惻隱之心特別重，怕見有人垂暮之年，妻離子散以外，再罹第三次牢獄之災，只是覺得你所說所罵，都是無的放矢，不僅無傷于戴先生的爲人，而是暴露你自己的愚昧無知，證明了你自

己的自瀆、自貶。

你說：「這個中將領章是戴先生自封自掛的。」領袖親臨檢閱中美合作所和重慶特警班，是在三十四年三月，戴先生兼任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中將處長是在二十九年。軍事委員會煌煌派令，現尙存芝山岩戴先生紀念堂有關資料中。他從來不穿戎裝，從未掛領章，這次領袖戎裝親臨檢閱，美方將校亦全副戎裝受檢，戴先生兼中美合作所主任，體制有關，所以要穿戎裝，掛領章。六年中將，已算資深了，你憑什麼說是自封自掛的？



戴笠將軍在重慶鍾家山巡視中美合作所留影

附帶提一筆，戴先生的戎裝照相，情報局先後兩次印發全體同志紀念，第二次是在民五十八年「三一七」紀念却將戎裝改成天藍色中山裝了。我想原因是在戎裝上的勳標，只有五條，勉強訂成兩排。其中一條尙是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徽標，美方將校胸前佩掛勳標多達四五排，二三十條，戴先生平生

以無名英雄自矢，勉勵同志要做寫成歷史白紙黑字的「白紙」，復處處直接秉承領袖，沒有人爲他請勳請獎，所以他穿起戎裝，自己亦覺得不好看，說：「我爲什麼只有這一點？」

你說：「我直覺到革命精神爲的是陸軍中將，（按：此句不通，如係國中生，如此造句，要劃紅槓，要打手心。）則正是他的國家情報事業沒落之徵。」

這幾句話，如果只是謾罵，以出卅五年在上海關了你的惡氣，大家只會說你氣量狹窄，不忠不義。如果你內心真有如此想法，則就可怕了。這暴露了你這一輩子對人的關心不够最低限度的水準，你這一輩子對人的內心活動缺少同情的了解，這不僅是心智的矇昧，而是基本上做人的條件尚不够。說明了你在戴先生手下，做了十幾年一級主管，在戴先生殉國卅五年的今天，何以會像夢囈般說出這種話。也正確地反映出來你在家庭夫妻父子之間，爲什麼會層出不窮地發生反倫常的大變。

你怎麼會覺得戴先生會把「陸軍中將」看得這麼重。戴先生的任何同志，舉得出千百條反證，我在這裏擇要說幾點：

戴先生指揮監督的公開單位，如軍事委員會特檢處，軍事委員會交通巡察處，軍事委員會交通警備司令部，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司令部，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，這一系列長均編階中將。

戴先生不僅指揮了多少中將主官，任職中將而未當主官的還多呢。在這若干年以前，尙以手令禁閉過中將，如今關個中將，要軍事審判機關組織合議庭，以上將爲審判長，罪刑判決後，要呈請最高當局核定。而戴先生以手令執行了。平時指揮甚至處分這麼多星光閃耀的中將，而自己會將「陸軍中將」作爲革命奮鬥的標的？如此說法，不會欺人太甚？

戴先生二十七年逮捕了兩位上將：一是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約其來鄭州開軍事會議，韓專車來鄭，隨帶裝備精銳的衛隊一個營另加步兵一個團嚴密拱衛，以假放空襲警報，將其衛隊分散防空壕繳械，韓本人扣解武漢法辦。你說是「秉承領袖意旨」，錯了，這是奉領袖親筆手令，此舉如晴天霹靂，影響深遠，戰時紀綱，爲之肅然。而戴先生設計巧妙，執行乾淨俐落。如今追憶，猶爲嚮往。

一是西安綏靖主任楊虎臣，則是逮捕到案後才報告領袖（第一次派人去時，于右任先生正在其旅館房間內談話，翌日再派人去。）戴先生大受譴責，領袖斥其胆大妄爲，可是未嘗面飭釋放。這是戴先生爲體念領袖苦心，而表現

的高度政治藝術，即如西北方面元老將領反應嚴重，影響到團結禦侮，則可以辦戴先生專擅不法爲轉圜，而不致影響中央領導威信，如果各方明是非，辨利害，則是國家之幸，社稷之福。其後十年間，胡宗南先生輕裝緩帶，雍容三輔，所屬部隊西趨天山，北越長城，而綏懷遠近，內鮮反側，直至徐蚌會戰失敗，轄區內未嘗有反動或牽制力量，曲突徙薪，其因實種于十餘年前。

戴先生如果爲自己打算，此種事做得好沒有懋賞，稍有差錯，立受奇禍，你說讀過歷史，史籍上究有幾個肯如此對自己的紗帽或腦袋開玩笑？有如此氣魄，如此胆識的人，其人生境界，內心抱負，必已超越了世俗的個人利害與禍福，會把中將官階看得如此重要？

另舉一個例，可以表現戴先生的革命立場與革命精神的，是你亦曾提到的林世良案，林是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，另一身份是「相府家將」，包運商貨七十餘卡車，舞弊受賄一百五十餘萬元，那時一個中級軍官薪餉才一百多元。據何成濬先生卅一年戰時日記。四川賈個壯丁才七百元。鎮長、保甲長才分潤一百元。

戴先生喜歡說：革命是講今天的，其實他受儒家思想薰陶久了，有很深厚的理想主義色彩。這個案件在當時政治圈子裏，發生非常大的震撼力量，可說是人心大快，尤其是大受知識份子的喝采。其實戴先生自己心中有數，這是搬石頭壓了自己的腳。

戴先生對於若干敏感度高的問題，處理甚爲謹慎，常告誡身邊的人，如遇有人談論××家事



軍統局成立十週年戴笠將軍與女工作同志籃球隊員合影

，決不可插嘴要立即迴避。而自己有事臨頭，又顧不得了。某鉅公在林世良執行死刑以後，尚公開在會議席上說，林在戰時搶運物資，應該有功。參預會議，親耳聽說的有前情報局長張炎元先生。

戴先生于是交卸了緝私署長，這是一個大紗帽，轄全國各省緝私處，各要地查緝所站，並有七個稅警團，四個獨立稅警營，裝備極為精良，戴先生在重慶、西安、衡陽辦了大規模的查緝幹部訓練班，調撥大批秘密工作人員參加訓練，加強內外勤查緝工作。後任多加挑剔，工作同志人心不安，戴先生深為困擾。尤其在移交時，大量經費墊在中美合作所，交代困難，在楊家山公館

稱病，重慶市面有謠言，說是戴先生自殺了。後來杜月笙先生得知，主動跑去看他，為其設法彌補，在成都拋售花紗布，把成渝兩地花紗布黑市價格壓跌了下來。

這是頂大紗帽，官位和權力比起「陸軍中將」來，只有更大而不會小，那時重文輕武，陸軍中將月餉只領數百元，比餉包就比不上。戴先生熟諳官場心理與各種關節，如果把一個陸軍中將官位看得如此重要，對這署長應該更加熱衷，更加不得了，那有廿九年才成立緝私署，卅一年即懲辦本案之理？而且中央信託局全力包庇，替他掩飾得很好，稍微放鬆一點，案子即辦不下去了。你說：「殉職後，政府才追贈中將，」這是



戴笠將軍在重慶楊家山梅林留影。

事實，嚴格一點說，却是錯誤，治喪委員會執事人員悲痛愈恆，致有此疎忽。依例至少要追贈上將。戴先生已當了七八年的陸軍中將，雖然一輩子沒有當上局長，却早已是代局長了。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歷來掛名局長的人，都是列階上將。上面提到你做人的條件不夠，我這篇文章是要向社會向歷史公開交代的，所以要再補充一點背景資料。你在戴先生手下，十幾年的僚屬關係，細算起來，令你到如今不十分滿意的，似乎只有兩事，即是在上海關你禁閉與不同意你的婚姻。戴先生關過的人，可謂多矣，許多人都誠懇接受，有的還不是特務處的工作同志而是代團體執行的，罪狀是「不出席小組會議」，如今和辦黨務或參加今天的組織活動的人說起來，像天方夜譚一樣。何以只有你心懷怨憤而表現得如此乖張？勝利之初，收復地區秩序大亂，天上飛來的，地下鑽出來的，招搖撞騙，橫行不法，戴先生奉 領袖命令，負責主持全面檢肅漢奸，和整飭紀律。你指使某少將在上海違法侵佔德僑洋房，德僑同居人直接控告到杜美路上海辦事處來，那時共匪正策動全國傳播機構，攻擊我們接收人員「五子登科」，房子正是五子之一，戴先生除了將你和受你嗾使直接執行的某少將一起關起來外，有什麼辦法可以向 領袖和廣大社會交代？那個時候，我們同志有與你同時出事的，上海有人拿漢奸一根條子處死了，北平有重慶特警班才分發來的學生，穿了漢奸一套舊西裝處死了，你真是鴻運亨通，戴先生在南京墜機殉難，繼任的人隨便就釋放了，否則交付軍法審判，罪狀比在台的詐欺侵佔來，不知要嚴重多少呢？戴先生回到重慶，曾要毛人鳳先生和你的副處長董益三商量，安撫所屬同

志，並得到保證，四處人心安詳，沒有顧慮，請戴先生放心。此事總共四人預聞，我是其中之一，你明白了吧？尊夫人趙靄蘭，廿六年上海蘇浙行動委員會時代，和葉震翟都列名機要組，潘其武先生任組長，毛人鳳先生任副組長。戴先生回到重慶那兩天，她打了七八個電話找戴先生，這是我接聽的，打到別處的應該不止此數，倘有親筆寫的陳情書，列了許多理由，請戴先生寬恕你。

你倆結婚，正是我們禁止結婚雷厲風行階段，因為秘密結婚，查出來關三五年的不知有多少人。尊夫人和你冒了大險向戴先生禁令的尊嚴直接挑戰，戴先生在曾家岩公館，氣憤得從樓上跳到樓下，從樓下跳到樓上，真是暴跳如雷。戴先生教我們忍耐，常說熱臉孔貼人家的冷屁股，這次還是他的熱臉孔受了罪，還是忍了下來。我們某同志與朱紹良上將女兒結婚，事先事後都有若干技術性的補救措施，沒有你這樣使戴先生有無地自容的難堪。你倆可能是有所恃而無恐，可是真覺得一些兇險都沒有冒麼？你倆如此的患難夫妻，到了台灣，你却另結新歡，逼她同重慶去。于今長江上游，豪雨成災，洪水氾濫受難死傷或無家可歸者不計其數，午夜捫心，有點難過否？

你說：「戴先生得意」，不管暗含多少諷刺，事實上他倒是真的十分高興，但決不是如你所說：「穿上戎裝，掛中將領章」，而是 領袖親臨校閱，與中美合作所編制預算核定了。

戴先生畢生事業中，領袖親臨據我所記得，共四次，除卅一年四月一日 領袖親臨重慶羅家灣局本部主持本局成立十週年紀念大會，並

主祭歷年殉難先烈外，其餘三次都與特警訓練有關：第一次：二十一年六月，南京洪公祠特警班開學典禮，這是特警班的發切，名義上直屬參謀本部，教務課長鄭介民先生，學員隊長李士珍先生，學員只二十七人，在台的知名之士，有陳恭澍、何龍慶諸先生。典禮中有宣誓儀式，戴先生于宣誓後，將誓詞和名單舉火焚燬，意思是要絕對秘密，當場受 領袖呵責：「我在這裏，你們就這般慌張，這般害怕，我不在這裏，你們尚敢革命？」

第二次，二十一年十月，杭州特警班第一期學生在西湖舉行化裝演習，請了德國顧問樂美昌，蘇俄顧問布哈林教授技術課程。戴先生隨侍領袖親臨現場巡視，指明路上化裝學生分別向領袖報告。第三次：就是你說的這一次，卅四年三月，領袖親臨校閱中美合作所和重慶特警班，這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詹森中校率領了卅多位美籍專家主持訓練，擁有各種新式科學器材，都由印度飛越駝峯空運來渝，由美方教官向 領袖詳細說明。校閱進行中有騎巡隊、摩托隊、警犬隊、信鴿隊。在戰時重慶，這是難得有的大場面。

戴先生辦了八十多班期訓練班，基本幹部訓練——特警班，訓練了一萬五千人。中美合作所設了十三個訓練班，南自南寧，北至陝壩，共訓練了五萬餘人，所有開學畢業典禮，從未請 領袖親臨，頒份訓詞的大概亦只有一二次。

這次 領袖親臨並在辭色中對他的工作和訓練表示嘉許，所以戴先生衷心高興。

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梅樂斯將軍于卅一年五月來華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，于卅一年十

二月十六日奉 領袖核定，卅二年四月一日在華盛頓簽字。美方官兵卅一年起即陸續來華，合約未簽訂前，即開始工作，先後共二千二百八十六人。我們負責供應美方人員相當西方水準之辦公室、實驗室、住宅、用具，戰時重慶所有抽水馬桶、浴缸、窗紗，都搜購一空，美方人員大少爺脾氣，稍有不滿意，即說：「我們給你運一船來。」歌樂山下幾個小山坡，楊家山、鍾家山，敲石頭、造房子、修馬路，直到抗戰勝利為止。這些都大量用錢，局本部經常幾個月發不出薪餉，戴先生所掌握的公開機關經費全部挪移一空，深受若干同志不諒解，在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年終聚餐會，某先生說了幾句直爽的話，弄得不歡而散。前面提到移交緝私署，經費無法歸墊，亦即指此。直到那天，戴先生才提出中美合作所的編制預算請 領袖批准，背上的大包袱，總算輕了一點了，他所以感到高興。

你說：「掌握若干有利之機關，如緝私署、貨運局、運輸監察處、交通檢查站等，只有誘引同志，導向權勢利益之特權觀念。」

首先要說明：交通檢查所站隸屬監察處，你將原來一個單位，劃為兩截並列為二，證明你對本局業務實在生疏。這些公開機關，都是動員作戰所迫切需要，都是 領袖核定要戴先生負責，決不是如你所說，擴張勢力，要擺派頭。事實上親視這類工作的單位或人物向多着呢，說不完的摩擦衝突，打不盡的官司，簡直打到抗戰勝利。我們特務第五團番號撤銷，特務團團長，以及後任的特務總隊長，都是因為部屬和人打架而受軍法審判的。(未完)